

世界名著 奥斯卡经典全集

# 王子复仇记

A  
J. ARTHUR RANK  
ENTERPRISE

*Laurence  
Olivier*  
presents

## "HAMLET"

by William Shakespeare

A TWO CITIES FILM  
Under the management of FILIPPO DEL GIUDICE  
A UNIVERSAL-INTERNATIONAL RELEASE  
Sponsored by The Reader's Digest



看电影 学英语 世界名著全译本 + 中英文发音原版VCD

一  
激  
发  
一  
身  
一  
三  
碟  
泰

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

# 王子复仇记



威廉·莎士比亚 原著  
梅明华 译著  
方位津 主编



版权认证号:像出字 19-1999-1015

引进批文号:文像进字 (1999) 784 号

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

**王子复仇记**

HAMLET

---

**主编:**方位津

**原著:**威廉·莎士比亚

**译著:**梅明华

**出版:**深圳音像公司

**策划:**北京京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**发行:**广东花信音像传播有限公司

北京华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浙江华虹电子音像发行有限公司

**本书随统一版号:**ISRC CN-F29-99-0033-0/V·J9 VCD 碟片一同发行

---

**定价:**28.00 元

## 哈姆雷特

就个人来说也往往如此  
有人品性上有点小的瑕疵  
由于某种气质过分发展  
超出一般理性的范围  
或者由于一种习惯，这些人  
就带上了一种缺点的烙印，  
他的品质尽管多么圣洁，  
为了这一缺点，终于不免  
受到众人的非议。

——哈姆雷特

海水咆哮，波涛滚滚。黑夜和寂静笼罩着艾尔西诺的城堡，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。就在这城堡里面，住着丹麦当朝国王和王后。

城堡的戒备非常森严，各个平台上都有人在日夜执勤守卫，他们一刻都不敢放松。他们兢兢业业，忠于职守。这些人当中，就有弗兰西斯科。他是一名丹麦士兵，还非常年轻。他瘦高的身体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他手握长矛，头戴盔甲，全副武装。他站在平台上，来回巡逻，外边的一声一语都难逃其耳朵。虽然夜很深了，但这并未消除他的戒备警惕心理。

通往平台的是一条石阶，它曲折而上，连接着城堡内各大厅和城堡顶上的平台。淡淡的月光依稀照在石阶



上。就在这时，石阶上出现了个人影，他的手里也握着长矛，黑夜中隐约看得见他那副军官的打扮。他沿着石阶，匆匆忙忙地往平台上跑去，迎面碰见弗兰西斯科。

“谁？”这军官打扮的人由于职业习惯的缘故，一见有人就大声问道：“哧，你倒来问我。”弗兰西斯科也不愧是位尽职尽责的士兵。他向对方命令道：“站住，口令！”

军官模样的人也不敢怠慢，赶忙说道：“国王万岁！”原来他是自己人。弗兰西斯科再仔细一认，发现对方是贝纳陀军官。他正是来跟弗兰西斯科交接值勤任务的。弗兰西斯科高兴地说：“你来得不早不晚，正合时候。”

贝纳陀对弗兰西斯科忠于职守非常赞赏，他拍了拍弗兰西斯科的肩膀，很关心地说：

“12点都过了，你去睡吧！”

“谢谢你来接替我，”弗兰西斯科感激不已，对贝纳陀说道。

午夜时分，海风呼啸，寒气袭人，弗兰西斯科不禁打了几个寒颤。“天可真冷啊，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。”

贝纳陀站在平台的瞭望台边，看着茫茫夜色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弗兰西斯科道：

“有动静吗？”



“连耗子的动静都没有。”弗兰西斯科一边回答，一边整理行装，向贝纳陀道别。

贝纳陀也向弗兰西斯科握手，道别。弗兰西斯科转身正想走的时候，贝纳陀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又叫住弗兰西斯科，对他说：

“要是你碰见了霍拉旭和玛塞勒斯，请他们快来，他们两位该同我守夜。”

话正说着，平台下面传来清脆的脚步声，弗兰西斯科忙对贝纳陀说道：“好像是他们的声音。”他面对着脚步传来的方向。条件反射似地问道：

“站住，谁？”

有两个人从石阶上走近平台，其中一个人风趣地答道：“自己人。”另一人接着答道：“都是丹麦国王的臣民。”

这两人果然就是霍拉旭和玛塞勒斯。

弗兰西斯科向他俩道声“晚安”之后，就急匆匆地回去了。

贝陀纳像是见到老朋友，无比亲热，跟他俩一一握手，然后，他又说道：“欢迎，霍拉旭，欢迎，玛塞勒斯。”

玛塞勒斯贴近贝纳陀，轻声地问贝纳陀：“怎样，那



东西今晚上又出现了吗？”从话中，可以听得出，玛塞勒斯对“那东西”非常害怕，其语气中夹杂着恐慌。

贝纳陀告诉他没有看见什么，玛塞勒斯才有些安心，他接着又对贝纳陀说道：

“霍拉旭说这是我们的幻觉；他听说我们已看见过两次那可怕的东西，可总是不相信；因此，我就请他今晚上陪我们过夜，要是鬼怪再来呢，我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。”

霍拉旭还是不相信他俩的话，他笑着对他俩说道：“得了，不会出现的。”

贝纳陀并不急着要霍拉旭相信自己，他只是叫他暂且坐下，对他说：

“我们讲讲两个夜里看见的情况，看你还信不信。”

霍拉旭虽不肯相信，不过还是听从贝纳陀的话，坐了下来，聆听贝纳陀的叙述。

贝纳陀开始叙述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恐和慌张，只听 he 说道：“就是在昨天夜里。当时，就在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刚好转过去照耀西边的一角。恰好就是它现在照亮的那边，玛塞勒斯和我刚刚听见打了一点钟……”

贝纳陀正在叙述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声音向他们传来。这声音好像是从远远的天边传来的，它在夜空中来回晃



动着。贝纳陀和玛塞勒斯已经料到，可怕的鬼魂又来了。因为前几天，当鬼魂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天空也先是出现这种情况。他们还没有抬起头来，鬼魂却已显现在他们面前，黑夜显得更加恐怖了。玛塞勒斯急忙说：“别作声！不要讲了！看他又来了！”

鬼魂越来越近了，他们虽然很害怕，但都抬起头来，惊恐地看着头上的鬼魂。他们终于看清了鬼魂的模样，它巨大无比，几乎占去了整个天空。

“一模一样，正像我们的先王。”贝纳陀说道。

玛塞勒斯对霍拉旭说：“你是个读书人；你对他说话吧！”

“像不像我们的先王？”贝纳陀又问霍拉旭。

“像极了，真叫我毛骨悚然。”霍拉旭轻声答道。先王死去不久，他的印记还在霍拉旭的脑海里深深地活着，要是白天，或者是别的地方看见这一模样，霍拉旭肯定会失声大叫一声“国王”。但是，先王不是在不久前突然病故了吗？难道这是他的灵魂？

“他要我们先开口。”贝纳陀说道。接着，玛塞勒斯让霍拉旭问鬼魂。

霍拉旭鼓足勇气，向鬼魂问道：“你是何物！你究竟受了多少大的委屈，让你夜间招摇无忌。我用上天的名义，



命令你说话！”

鬼魂想张开嘴说话，它看了看站在平台上的这几个人，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没有回答，但是，可以看得出，它好像有许多话要说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它开始渐渐缩小，然后，它转了身，回头大踏步走了，最后完全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平台上的这几个人半天还没从这一恐怖的场景中醒悟过来，刚开始，他们谁也没敢说话。过了好几分钟，贝纳陀才打破沉默，他对霍拉旭问道：“怎么样，霍拉旭？你一直在抖，脸都发白了。这难道只是幻觉吗？你说怎么样？”

霍拉旭半天缓不过神来，他脑子里都是先王的影子，想抹也抹不去。他说道：“要不是我身临其境，亲眼看见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。”

玛塞勒斯又问霍拉旭那鬼魂像不像先王，霍拉旭答道：“真是奇怪，就如同你像你自己。”

贝纳陀转过身来，叹息道：“他就要说话了，公鸡偏就叫了。”

霍拉旭接着话茬，说道：“它一听就一惊，就像一个犯罪人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召唤。我听说公鸡一叫，天就亮了；它的警告一发，不管什么地方，一切妖魔鬼怪都



会奔回各自的巢穴。刚才的情形证明了他们所说的确实有道理。”

玛塞勒斯接过话题，继续说道：“刚才它真是一听到鸡叫就消失了。有人说，每天我们要庆祝圣诞，在节日前几天，这种报晓的家禽就开始整夜啼个不停，那时候，他们说，精灵都不敢出来，夜夜安全，星宿不作怪，害人，妖女不迷人，妖巫也用不了符咒，那真是圣洁祥和的时候。”

霍拉旭又说道：“我也听说过，也有几分相信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抬头望着天，“看啊，曙光披着褐红色大衣，从那边高高的东山头显露出来了。”然后他又转过身子，面对着他的两个伙伴，说道：“我们可以下班了；照我的意思，我们不妨把今晚看见的情况报告给哈姆雷特。这一幽灵对我们哑口无言，但我深信他会同哈姆雷特说话的。你们同不同意我们把这件事向他报告一下呢？”

玛塞勒斯很是爽快地答应了，他语气坚定，响亮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今早上我们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哈姆雷特。”

没过多久，天已微明，下班的时间到了，他们带着重重疑惑一道离开了城堡。



2

城堡中有座大厅，这是国王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。这天晚上，大厅里灯火辉煌，从远处便能听到里面传出喜庆的音乐声。国王坐在大厅后端的御座上，面带笑容，他刚从他兄长手中接过王冠。他的兄长不久前不幸突然病故，他昔日的嫂子，先前的王后，现在成了他的妻子，成了现在的王后。这双重的喜事，使国王早就忘掉了丧兄的痛苦和忧伤。你瞧，国王正拉着王后的小手，轻轻地吻了一下，他们正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。

在国王右前侧，坐着御前大臣波尔纽斯，他发须花白，虽然已上了年纪，但是看上去精神矍铄。他同国王和王后毕恭毕敬，国王和王后也非常信赖他。

波尔纽斯的儿子莱阿替斯这时也在大厅里，他列坐

在一张大桌子边上，刚好面对着国王和王后。他瘦高个子，颇有修养。跟他同坐的还有另外一些重要文武官员，他们的眼睛都注视着国王和王后，见国王和王后满脸悦色，他们也很开心。

这时，还有个人坐在莱阿替斯的不远处，他独自坐在一旁，紧锁着眉头，尽管大厅里热闹喜庆，但他却一言不发，低着头，好像在痛苦地思考着问题。他就是哈姆雷特殿下，先朝国王和王后的儿子，也就是当朝国王的侄儿，当今王后的儿子。

大厅内气氛越来越热烈，众大臣的目光再次聚集在国王的身上。只见国王无比兴奋，他顺手举起一酒杯，将酒一饮而尽。这时，大厅里军乐齐奏，城堡外大炮轰鸣，向这位刚登上王位的新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。稍后，国王又饮杯酒，众大臣连忙鼓掌欢呼。对这位新王，他们了解得还不多，但是他们都知道他是受人爱戴的先王的亲弟弟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们也会对新王尊敬有加。

国王放下酒杯，挺直腰板，向众大臣挥了挥手，大臣们顿时安静了下来。他环视一下这华丽的大厅，心里不知有多大的满足，这是他接过王位以来，第一次携带王后在众大臣面前公开露面，他有些紧张，但是，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。他稍微考虑了一



会儿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：

“我亲爱的兄弟哈姆雷特驾崩还没有多少时间，我们对他的印象还记得非常清楚，大家按理说，是应当感到悲哀。全国上下愁眉不展，一起为他哀悼，共结成一片哀容。然而在理智和感情均衡之后，我们就应当一边用适当的哀思悼念他，一边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本分。如今，我已同我以前的长嫂，当今的王后，结为夫妇；事先也多方听取了各方的高见，大家也一致表示赞成和拥护，因此这事进展得相当顺利。为此，我向在坐的各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”

国王话刚一说完，众大臣及随从鼓掌欢呼。国王非常得意，这种感觉，以前他从未有过。受人爱戴，受人欢呼，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好。为了这种感觉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为之洒泪，多少人为之丢弃生命。如今，他不用花多少的力气，他就能充分地拥有这种权力和尊严，而且，这种由于地位和权力带给他的一切荣誉和尊严，他以后可以尽情地享用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变得无比兴奋。他笑容可掬，然后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他把话题突然一转，看着远远坐在他对面的莱阿替斯，高声说道：

“现在，莱阿替斯，你有什么事？你说过有所请求，

那现在就说吧。丹麦王只要你说得有理，总会答应的。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，你还害怕跟我说吗？你千万别太拘束了。丹麦王对于你的父亲，就像头对于心一样密切，就像手对于嘴一样的乐于效劳。你想要干什么，莱阿替斯？”

莱阿替斯受宠若惊，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这时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。他恭敬地对国王说：“国王陛下，请陛下大恩大德，准许我回法国；这次我回丹麦参加陛下的加冕礼，以尽为臣的责任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；现在，为臣的敢说，任务已经结束，衷心希望又能回到法国，仅此请求陛下开恩，能答应我的这一小小的请求。”

国王对莱阿替斯的要求，感到意外，有些迟疑，更有些舍之不得，他忙欠身询问坐在他前侧的波尔纽斯，“你说怎样，波尔纽斯？”

波尔纽斯听到国王在召唤他，迅速地站起身来，踱步前行，到了国王跟前，双手作揖，俯身恭敬地答道：

“他呀！陛下，他三番五次地缠着我，要我答应他，瞧他这份决心，我只好同意了；他要走，陛下就放他走吧。”

国王对莱阿替斯非常喜爱，有时候国王还把他当亲



生儿子看待。莱阿替斯常年在外，比较辛苦，况且他的父亲现已年迈，需要有人照顾，说真的，国王非常希望莱阿替斯能留下来。但是现在国王见莱阿替斯去意已决，加上其父亲又如此说，觉得不便再行挽留，纵有恋意，也颇为无奈。不过国王对莱阿替斯对自己的尊重十分高兴，自从他登位以来，他一直担心他的下属会对他有所不敬。莱阿替斯的请求给了他很大的面子，并给他一个发布施令的极好机会，尽管为王的有无限的权力和威严，但是如果还不把这种权力和威严予以表现，那又有什么用处？他现在终于意识到，国王就是一个最后的仲裁者，在他没有作出某项决定之前，谁也不能下结论；所有的要求和安排，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之前，都是没有效力的。莱阿替斯的请求和御前大臣波尔纽斯的话点拨了国王，看来如何当国王，如何发号施令，如何体现威严，都有很大的学问。

国王语重心长地对莱阿替斯说道：

“好好享用你的好时光，莱阿替斯。时间都归你，愿发挥你的智慧和美德去充分消受吧！”

国王说完之后，莱阿替斯感激不尽，他不知该说什么为好，只是静静地重新坐了下来。国王如此爽快地答应自己的这点请求，真是出其所料。在此之前，他同这

位新王也没有多少交往，更不知新王的脾气，前几天，他壮着胆子向新王婉转地提出回法国的请求，他实在是摸不着底儿，但是自己的一切事业和地位都在法国，他不想离开那里，他清楚如果他不在法国，他会过得压抑；如果他离开法国，他就享受不到在那里的地位和荣耀。所以，尽管要冒风险，他也得努力一试。现在他如愿以偿，他怎能不高兴？

国王不再理睬莱阿替斯，他把目光投向独坐一旁愁眉苦脸的哈姆雷特，见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快。他接过他兄长的王位以来，哈姆雷特一直闷闷不乐，后来自己又娶了他的母亲为妻，哈姆雷特更是不高兴了。现在国王和王后相处得很好，可是，哈姆雷特的情绪却大大地影响着自己的生活。他必须要让哈姆雷特转变想法，转变他对自己的看法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充分地享受国王的荣华富贵。国王大声地对哈姆雷特说道：

“得，我的侄儿，哈姆雷特，我的儿，怎么还让愁云笼罩着你？”

哈姆雷特没有回答，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他用左手托着头，大厅里喜庆气氛丝毫没有感染到他。

王后这时从座上起身，下了台阶，径直向哈姆雷特

